

《文心雕龙》与六朝文化思潮

修订本

◎ 杨清之 著





◎ 杨清之 著

《文心雕龙》与六朝文化思潮

修订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心雕龙》与六朝文化思潮 / 杨清之著. —修订本. —济南：齐鲁书社，2014. 1

ISBN 978 - 7 - 5333 - 3099 - 6

I . ①文… II . ①杨… III . ①文学理论—中国—南朝时代 ②文化思潮—研究—中国—六朝时代 ③《文心雕龙》—研究 IV . ①I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12033 号

《文心雕龙》与六朝文化思潮(修订本)

杨清之 著

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 qlss. com. cn

电子邮箱 qilupress@ 126. com

营销中心 (0531)82098521 82098519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莱芜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10. 125

插 页 2

字 数 228 千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33 - 3099 - 6

定 价 38. 00 元



目 录

绪 论 / 1

第一章 玄儒道佛多元并存的文化思潮与
刘勰的身世经历 / 7

第一节 玄儒道佛多元并存的文化思潮 / 7

一、方兴未艾的玄学 / 7

二、逐渐复苏的儒学 / 15

三、由“学”而“术”的道教 / 19

四、后来居上的佛教 / 25

第二节 刘勰身世经历及《文心雕龙》成书年代概述 / 32

一、刘勰的身世问题 / 32

二、《文心雕龙》成书年代 / 35

三、刘勰的生卒年及主要经历 / 37

第二章 文学自觉与刘勰的文学理论 / 40

第一节 文人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与文学的自觉 / 40

一、文人忧生心态及其对创作之由的理论探讨 / 40

二、珍重情感与“缘情”论的提出 / 50

三、自我个性的张扬与创作的个性化 / 57

第二节 审美意识的崛起与文学批评鉴赏 / 69

一、审美意识的崛起 / 69

二、文人聚谈与文学理论批评 / 88

三、刘勰的文学批评鉴赏论 / 103

第三节 “文笔之辨”与刘勰的文笔观 / 113

一、南朝“文笔之辨” / 113

二、刘勰的文笔观 / 118

第四节 文学史意识的自觉与刘勰的文学史论 / 124

一、南朝文人文学史意识的自觉 / 126

二、刘勰的文学史论 / 132

第三章 玄学与刘勰文学理论 / 139

第一节 王弼玄学本体论与刘勰文学本体论 / 141

一、以“无”为本的玄学本体论 / 141

二、以“道”为本的文学本体论 / 144

第二节 “崇本举末”与刘勰以“道”统“文” / 148

一、王弼的“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 / 148

二、刘勰论“文”而“原道” / 150

第三节 “因物自然”与刘勰的文学自然观 / 152

一、王弼“因物自然”的自然观 / 153

二、刘勰的文学自然观 / 156

第四节 “言意之辨”与刘勰的言意观 / 165

一、由玄学走向文学的“言意之辨” / 165

二、刘勰文学理论中的“言意之辨” / 170

第五节	刑名学的复兴与刘勰的“论文叙笔”	/ 173
一、	曹魏“名法之治”与刑名学的复兴	/ 174
二、	“论文叙笔”中的名理之辨	/ 179
三、	“循名课实”:论历代创作的得失	/ 186
第六节	“才性之辨”与刘勰的才性风格论	/ 190
一、	逐渐走进文学的“才性之辨”	/ 191
二、	刘勰的才性风格论	/ 195

第四章	儒学与刘勰的文学理论	/ 204
第一节	“征圣宗经”的文学主张	/ 204
一、	“征圣宗经”提出之始末	/ 204
二、	“征圣宗经”的内容及其理论价值	/ 207
三、	“征圣宗经”与文学的教化功用	/ 217
第二节	“正纬”、“辨骚”及其理论价值	/ 222
一、	谶纬之风与刘勰“正纬”之旨	/ 222
二、	骚学的盛况与刘勰的“辨骚”	/ 237

第五章	道佛二教与刘勰的文学理论	/ 248
第一节	从《灭惑论》看刘勰“崇佛抑道”思想	/ 248
一、	佛、道之“真”、“伪”	/ 248
二、	佛、儒之“精”、“粗”	/ 249
三、	道家之“三品”	/ 249
第二节	道教生命哲学与刘勰的养气说	/ 251
一、	道教生命哲学的基本内涵	/ 252
二、	刘勰的养气说	/ 255

第三节 佛教与刘勰的文学理论 / 262

一、佛教向文学的渗透 / 262

二、佛学与刘勰的文学理论 / 268

余 论 超拔于时代的文学理论体系 / 280

第一节 从《序志》篇看《文心雕龙》的
结构框架 / 280

第二节 以“道之文”为内核的文学理论
体系 / 284

一、“道之文”的提出 / 285

二、“道之文”与“征圣宗经” / 287

三、“道之文”与“论文叙笔” / 290

四、“道之文”与“文之道” / 292

主要引用及参考书目 / 295

附 录 论刘勰对骈文理论的贡献 / 301

后 记 / 317

绪 论

《文心雕龙》的问世不是偶然的现象，它与魏晋以来的历史文化大背景、刘勰的思想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它是时代文化思潮与刘勰个人思想智慧的结晶。关于刘勰文学理论与时代文化思潮之间的联系，虽然已有不少专家学者论及，但都只是从某一个侧面，研究《文心雕龙》与时代文化思潮中的某一现象或某些现象之间的联系。真正将它作为一个专门的课题去集中研究，迄今尚未发现。基于这样的考虑，本书尝试着将《文心雕龙》置于汉魏六朝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进行观照，考察它与时代文化思潮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在中国文化史上，汉魏六朝是一个多元并存的时代，儒学、玄学、道教与佛教相互激荡，共同推动着历史前进的车轮。随着汉末大动乱的到来，建立在大一统封建帝国基础之上的儒学大厦也开始松动以至于崩溃，逐渐从左右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跌落，不得不让位于发展势头迅猛的玄学。魏晋之际是玄学的兴盛期，由于玄学以全新的充满理性

的思辨方式,探究宇宙本体与理想人格,回答了处于黑暗恐怖环境中的士人们的许多现实问题,因此广为士人所接受而一跃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其影响之深远,甚至渗透到士人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这样的背景下,虽有人提倡复兴儒学,但世家子弟“多尚《庄》《老》,莫肯用心儒训”,此时的儒学与玄学之间,冲突似乎要大于调和,甚至有人痛斥玄学首倡者何晏与王弼二人“罪深于桀纣”。进入南朝,儒学才逐渐走出低迷,相对而言,玄风稍有减弱。宋文帝立“四学”馆,一定程度上调和了儒、玄之冲突。所以,此时开始出现一些儒玄兼修之士。到齐武帝与梁武帝时期,由于王俭等人的影响,儒学曾出现过一度的复苏。

至于道教与佛教,因为自一开始就存在夷夏之辨,所以其间的冲突终于六朝。不过,就在夷夏之辨的争吵声中,道教与佛教之间也曾有过相互借鉴、相互渗透。道教源于黄老及阴阳诸家,在由“学”而“术”、由民间至官方的发展历程中,曾有意向儒、佛靠近,像葛洪的道教理论与陆修静的道教改革,就明显地借鉴了儒、佛。而佛教初来华时,就是依托于道教和玄学,尤其是东晋的玄佛合流,为佛教在南朝的繁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总之,在汉末以来的近四百年的时间里,儒、玄、道、佛多元并存,构成六朝文化的大背景。它们对当时士人的思想都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充满理性思辨的玄学。

同时,汉末以来,又是文学逐渐走向自觉的时

代。我们认为,文学自觉有两大前提:一是文人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二是文人审美意识的自觉。这两种意识作用的结果必然导致文学挣脱政治的束缚而自成一科。汉末以来尤其是正始以降,由于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以及频繁的自然灾难和多元化的文化思潮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士人的政治热情有所回落,他们开始将目光从建功立业、留名青史转向宇宙自然和个体生命世界。所以,他们珍视个体生命与情感;他们张扬个性,追求任性自适;他们暂时抛下长期以来士人群体所特有的执着的功名意识,用审美的眼光去看待身边的世界,去感受人生。这样,文学已不再是“润色鸿业”的工具,而作为“吟咏性情”的最佳方式变得不可或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日渐疏远,因此,文学的独立成科也就水到渠成了。

所以,汉魏六朝是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一个重要转变阶段。无论是在文学观念的转变、文学题材的开拓、创作个性的追求方面,还是在文学审美价值的追求、文学表现形式的探寻方面,都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新变”也大大地激发了文人的理论兴趣,他们开始聚谈诗文,品评创作得失,甚至将文学视为专门的学问去研究。可以说,文学的自觉也带来了文学理论的勃兴。

此时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那就是南朝尤其齐梁人对整理、总结历史文化遗产的浓厚兴趣。譬如,齐竟陵文宣王萧子良曾经“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南

齐书》卷四十）。还有，佛学界名僧僧祐在整理佛经方面贡献也不小，其所编《出三藏记集》不仅是今存最早的佛经目录，而且还考辨源流，附载异译失译以及疑伪之作，又将东汉以来社会名流与高僧的佛学论文编成《弘明集》十四卷，为今天的佛学研究保存了大量珍贵资料。在道教，有陆修静整理道教经典，据北周释甄鸾《笑道论》及唐释法琳《法苑珠林》等书的记载，陆修静所编道经目录，共著录道经及药方、符图达 1228 卷之多，尤其是他首创三洞四辅十二类的道经分类体系，在整个道教史上影响深远。还有陶弘景作《真灵位业图》一书，将前代道经中出现的近七百名神灵的名讳称号以图谱的形式列出，“构成了一个等级有序，统属分明的庞大完整的道教神仙谱系”（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第一编第四章）。在艺术界，书法著作有王僧虔的《论书》、羊欣的《能书人名》以及庾肩吾的《书品》等；绘画著作有谢赫的《画品》与姚最的《续画品》等，都比较全面地论述前人的艺术成就，或是从理论上总结创作经验。

文界亦然。不但出现不少诗文总集，如挚虞《文章流别集》、萧统《文选》、徐陵《玉台新咏》，还涌现许多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专著，如刘勰的《文心雕龙》、任昉的《文章缘起》、钟嵘的《诗品》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钟嵘《诗品序》里有这样一段话：“陆机《文赋》，通而无贬；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鸿宝》，密而无裁；颜延论文，精而难晓；挚虞《文志》，详而博赡，颇曰知言：观此数家，皆就

谈文体，而不显优劣。至于谢客集诗，逢诗辄取；张鹭《文士》，逢文即书：诸英志录，并义在文，曾无品第。嵘今所录，止乎五言。虽然，网罗今古，词文殆集，轻欲辨彰清浊，掎摭病利，凡百二十人。”言辞之中，其总结晋宋以来的文论之意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将这段文字与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篇中的“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一段相比较，就不难看出他们在总结文论并力图纠正前人之失方面的意图如出一辙。如此说来，《文心雕龙》的问世也可视为当时总结历史文化遗产于文学理论界的一大成果。

《文心雕龙》“言为文之用心”，所论述的文学理论纷繁复杂，而且其理论与时代文化思潮之间的联系也是错综复杂的。与同时代的文论著作相比，《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又明显地超拔于时人。为什么？这当然与刘勰个人的独特经历和思想智慧分不开。大体上说，刘勰对当时并存的玄学、儒学、道教与佛教都有深入的研究，尽管他对道教有些微言，但并没有完全否定它。所以，能兼收并蓄，取各家之长，是刘勰思想的主要特点。同样，对于当时出现的文学新变，刘勰也是以理性的眼光去审视它，肯定其中的合理性，批判并力图矫正其中的流弊。也就是说，刘勰的高明之处主要在于其“虑周”，因为他兼容各家思想，又能及时地借助于玄学理性思辨方法，站立于本体论的高度，来看待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具有极为开阔的视野和深刻的洞察力。所以，其文学理论既源于时代又能超越

时代。

本书以六朝文化背景为依托,以专题的形式,阐述刘勰的文学理论与时代文化思潮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的内容决定了本书在方法上力求打破文史哲的学科界限,从历史、哲学、文学以及士人心态、社会风尚等多种角度,看《文心雕龙》中的一些重要理论与时代文化思潮间的联系。

第一章 玄儒道佛多元并存的文化思潮 与刘勰的身世经历

第一节 玄儒道佛多元并存的文化思潮

在中国文化史上,魏晋南北朝属于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其时,玄学、儒学、道教、佛教多元并存,相与激荡。当然,历史的进程是十分复杂的,在由汉末至于齐梁的历史进程中,由于每个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不同,所以,玄、儒、道、佛各家势力的消长也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特点。为论述方便,下面将玄、儒、道、佛各家在这一历史时期不同阶段的具体表现分述如下。

一、方兴未艾的玄学

玄学是魏晋时期哲学思潮的主流,它是由老庄哲学发展而来的,兴于曹魏正始年间。《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续晋阳秋》载:“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王弼十余岁便好老、庄,通辩能言^①,是魏晋玄学的重要

^① 《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王弼别传》。

理论家；何晏亦少有异才，善谈《易》、《老》，而且在当时的朝政中掌握着权柄，所以“天下谈士多宗尚之”^①。在他们的周围聚集着傅嘏、荀粲、裴徽、向秀、郭象等一大批玄学家。他们聚集在一起，畅谈玄理，大开清谈之风。关于当时清谈的盛况，后来的《世说新语》、《晋书》中多有记载。

此外，又有以阮籍、嵇康为核心的被后人称为“竹林七贤”的一群文人，他们不但谈论玄理，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任诞放逸、蔑视礼俗，“越名教而任自然”，在立身处世方面对当时士林风尚及后世均产生巨大影响。

这一时期，是创建玄学理论的重要时期，玄学家们往往以注解“三玄”（即《周易》、《老子》、《庄子》）或者撰写相关的专论等方式，发表自己的观点。大致说来，当时出现的玄学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贵无”本体论。此说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②首倡者王弼，曾注《易》、《老》，并著有《周易略例》、《老子指略》等书，在玄学理论的建设方面做过杰出的贡献^③；何晏也曾注过《老子》，但见王注之精奇，便改作《道德论》^④。此外，阮籍亦有《通易论》、《通老论》、《达庄论》等专题论文；向秀注《庄》之时，注者已有数十家之多，他尚能“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以致嵇康看后惊叹

① 《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文章叙录》。

② 《晋书》卷四十三《王衍传》。

③ 关于以王弼为代表的“贵无”本体论的基本观点，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一节。

④ 《世说新语·文学》篇。

“庄周不死”^①，此注为玄风的盛行推波助澜；其后，被誉为“王弼之亚”的郭象也注过《庄子》^②。

二是“才性之辨”。即研究人的“才”、“性”问题及其间的联系。当时出现所谓的才性“四本论”。论者有钟会、傅嘏、李丰、王广等。《世说新语·文学》篇曾谓钟会撰《四本论》，注引《魏志》解释说：“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文多不载。”据此可知，钟会、傅嘏、李丰、王广四人持论各异，分别是才性之“合”、“同”、“异”、“离”四种观点的代表人物。

三是养生论。嵇康曾著《养生论》，“以为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得，至于导养得理，则安期、彭祖之伦可及”^③。所以他主张形神双修、服食导养、寡欲安神。后向秀作《难嵇叔夜养生论》以论难，嵇又作《答向子期难养生论》予以反驳。当然，关于养生的讨论并不仅在他们二人之间，而且此一理论对后来的道教当有一定的影响。

此外，还有“声无哀乐论”、“言意之辨”、“圣人有情无情论”等等，这些理论，在以后的玄学清谈中，一直都是士人们聚谈的重要话题。

进入西晋，清谈之风更加盛行，许多朝臣，专事清谈而不务朝政。如王衍“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矣”。因为他累居显职，影响巨

^{①③} 《晋书》卷四十九《嵇康传》。

^② 《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文士传》。

大，以至“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①。乐广也是如此，“与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于时。故天下言风流者，谓王、乐为称首焉”^②。后来，石勒寇京师，王衍被杀，临死前的一番感叹颇令人深思。他说：“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③在他以后也有不少人将西晋王朝的倾覆归咎于玄学清谈。我们说，尽管西晋的灭亡并非清谈直接导致，而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但这种“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④的习尚，对当时的政治乃至于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是毫无疑问的。

五马过江，以丞相王导为首的亡臣初来江南时，似有“戮力王室，克服神州”的志向，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无所作为的朝政，王导为政务在清静，他最大的政治目标不过“匡主宁邦”而已，也就是维持一时的安定，^⑤因此其所谓的“克服神州”也只不过是一时抚慰人心之言。

所以，当他们在江南稍稍安定下来后，便故态依旧，重操麈尾，清谈起来。《世说新语》记载了一次王导专门为殷浩招集的清谈聚会：

殷中军为庾公长史，下都，王丞相为之集，桓公、王长史、王蓝田、谢镇西并在。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丞相与殷共相往返，其余诸贤，略无所关。既彼我相尽，丞相乃

^{①③} 《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

^② 《晋书》卷四十三《乐广传》。

^④ 《晋书》卷三十五《裴徽传》。

^⑤ 参见《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